

中國文學精華

史記精華

第一冊

標商冊註



史記精華

目錄

卷一

帝紀

五帝本紀

論

.....一

周本紀

周興始末

.....一

秦本紀

繆公食馬之報始末 報殺之役始末 霸西戎始末

.....一〇

秦始皇本紀

初并天下始末 焚書始末 胡亥篡位始末 穿泮驪山一段 兼過秦論三首

.....一五

項羽本紀

全

.....二九

高祖本紀

起兵始末 入關始末 爲帝發喪一段 羽十罪一段 垓下之戰一段 還沛一段

.....六〇

呂后本紀

誅諸呂始末

.....六六

此篇諸論之冠。

周紀爲尙書所

掩，秦紀爲國策

所掩，茲采其略

云。

此紀方是太史

公筆力。

用傳體滾敘，尤

見筆力。

事詳項紀，茲采

其略云。

劉項紀信布諸

傳，太史公志所

聞也，其文宏而

漢詔威古雅可觀

表序篇篇在

禮書本荀卿樂書本樂紀茲采其引之首者云

文帝本紀	<small>迎代王始末 請立太子始末 日食詔 刑一段 增祀無祈詔 與匈奴和親詔 除誹謗妖言法詔 經禁噎父</small>	七一
孝景本紀	<small>論</small>	八一

表

三代世表	<small>序</small>	八一
十二諸侯年表	<small>序</small>	八二
六國年表	<small>序</small>	八四
秦楚之際月表	<small>序</small>	八六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small>序</small>	八七
高祖功臣年表	<small>序</small>	八九

書

禮書	<small>前一段</small>	九一
樂書	<small>前一段</small>	九二

封禪、河渠、平準
三書，太史公志
所見也，其文核
而詳，婉而多韻。

諸世家太史公
以已損益諸史
者也，其文暢而
難，茲每段采之。

律書 前一段 九四

封禪書 全 九七

河渠書 全 一三三

平準書 全 一三八

世家

吳太伯世家 季札五使諸侯始末 一五七

齊太公世家 桓公稱霸始末 公子爭立始末 崔杼弑君始末 一六〇

燕世家 燕噲屬國子之始末 論 一七一

衛康叔世家 惠公譏殺太子伋 一七二

宋微子世家 襄公敗泓始末 樊噲退舍一段 論 一七五

卷二

晉世家 驪姬殺申生始末 文公稱伯始末 趙穿殺靈公始末 論 一

楚世家

共王卜立始末 張儀誑楚始末 楚人好弋對始末

一七

越世家

范蠡始末

二二三

趙世家

程嬰立孤始末 烈侯好晉始末 武靈王變服始末 立少子何始末 觸龍請長安君為質始末

二二七

魏世家

信陵君上魏王書 論

四三

韓世家

陳軫誑韓絕秦始末 論

四六

田敬仲完世家

威王烹阿封即墨始末 驪忌子以鼓瑟見威王一段 威王與魏王會田于郊一段

四八

孔子世家

孔子始生一段 適周見老子一段 程嬰沮孔子一段 不狎召孔子一段 夾谷之會一段 攝行相事一段 學鼓琴一段 將見簡子一段 在陳蔡一段 作春秋一段

五一

段 太山梁 莊一段 論

外戚世家

序 竇太后

六〇

荆燕世家

田生畫策始末

六三

齊悼惠王世家

朱虛侯軍法行酒一段 論

六五

蕭相國世家

全

六六

孔聖事蹟，學者所宜深考，茲去論語所載者，餘備采之。此以後皆太史公特筆。

蕭相國曹相國

留侯陳丞相絳
侯五世家太史
公考鏡開國功
臣時事甚詳故
篇中點次如畫
茲並錄之

伯夷屈原管仲
老子酷吏貨殖
諧傳既敘其事
又發其義不倫
不類文之最奇
者

曹相國世家 全

留侯世家 全

陳丞相世家 全

絳侯周勃世家 全

梁孝王世家 孝王

三王世家 三王策 論

列傳

伯夷列傳 全

管晏列傳 全

老莊申韓列傳 全

司馬穰苴列傳 論

孫吳列傳 論

七二

七九

九二

一〇四

一一三

一一六

一一八

一二一

一二五

一三二

一三三

事蹟出左傳，文法少異。

說詞甚工，而情事不實。

儀秦鞅雖諸傳，

太史公以已損

益國策者也，其

文雜而肆。

伍子胥列傳全.....一三三

仲尼弟子列傳子貢.....一四四

商君列傳全.....一四九

蘇秦列傳全.....一五八

張儀列傳入秦始末 誑楚始末 陳軫 論.....一八三

樛里子甘茂列傳論.....一九一

穰侯列傳論.....一九一

白起王翦列傳論.....一九一

卷三

孟子荀卿列傳孟子 淳于髡 荀卿.....一

孟嘗君列傳全.....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全.....一八

孟荀同傳，衛霍同傳，廉藺同傳，竇田灌三人同傳，其間敘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

四君傳大都重
養士云

信陵君列傳全.....二九

春申君列傳全.....三八

范雎蔡澤列傳全.....四八

樂毅列傳樂毅始末.....七三

廉頗藺相如列傳全.....七八

田單列傳全.....九一

魯仲連鄒陽列傳全.....九四

屈原賈誼列傳屈原論.....一〇七

刺客列傳全.....一一二

李斯列傳全.....一三一

蒙恬列傳論.....一五五

張耳陳餘列傳全.....一五五

太史公所慨於
心者如張陳之

讀魯仲連傳，令
人有遺世意。
伯夷屈原傳之
變調。
刺客游俠貨殖
諸傳，發所寄也，
其文精嚴而遒
勁磊落而多感
慨。

列頸而相賊殺，竇田之以賓客相傾危，淮陰黥布之特將樊噲之偏將，酈陸之客游，敬通之獻納，李樂之節俠，袁盎之刑名，張馮與長孺之正議，萬石君之謹厚，汲鄭之伉直，言人人殊，各得其解。

魏豹彭越列傳論

一七〇

黥布列傳全

一七〇

淮陰侯列傳全

一七九

韓王信盧綰列傳

盧綰幸漢始末

二〇〇

田儋列傳全

二〇一

卷四

樊酈滕灌列傳

樊噲論

一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陸賈

六

劉敬叔孫通列傳全

一五

季布欒布列傳全

一一五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論

一二〇

張釋之馮唐列傳全

一二八

太史公所最憐者，故文多感歎。

萬石君張叔列傳 萬石君 四五

魏其武安侯列傳 全 四九

韓長孺列傳 全 六二

李將軍列傳 全 七〇

匈奴列傳 冒頓殺頭曼始末 冒頓擊東胡始末 匈奴遺漢書一 漢遣匈奴書二 八〇

衛將軍驃騎列傳 全 八六

平津侯主父列傳 平津侯 一〇一

西南夷列傳 方隅風俗始末 一〇五

司馬相如列傳 全 書賦不載 一〇六

淮南衡山列傳 伍被諫淮南王書 論 一一八

汲鄭列傳 全 一二一

儒林列傳 序 一三〇

酷吏列傳 全.....一三四

大宛列傳 張騫出使一段.....一五五

游俠列傳 全.....一五七

滑稽列傳 全.....一六四

日者列傳 全.....一七〇

貨殖列傳 全.....一七六

十一人只是一篇文字。

匈奴大宛文並

精悍

太史公慨古人

不為贖故於游

俠貨殖俱極萃

盡。

當與平準書並看。

太史公之文，史記以外傳於世者，止此故附之於末。

史記精華 卷一

五帝本紀 論

此文古質奧雅，詞簡意多，而斷制不苟，蓋贊語之首，尤為超絕云。

發句連用四字。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一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伏後案。薦紳先生難言之。一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一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一以上四節著其事。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一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一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一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一以上四節斷其義。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應前。故著為本紀書首。」

周本紀

周興始末

五帝本紀 周本紀

采詩點綴。

前既詳敘棄之
之事此復結以
初欲棄之一語
接下因名曰棄
文勢緊峭有力

此記首提后稷
曰天下得其利
有功而繼于公
劉則曰復修后
稷之業于古公
則曰復修后稷
公劉之業于公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郤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忤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提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總后稷卒，子不窋立。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去稷之官，不復務農。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一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提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

季則曰修古公
遺道于文王則
曰邇后稷公劉
之業則古公公
季之法于武王
則曰修文王緒
業勢如蟬聯不
絕及饋束處又
俱以懷之戴之
順之歸之來決
平會盟津等語
結之見得周家
世德相承人心
固結所以培八
百年之基業實
在於此此皆關
鍵處

賴其慶，百姓懷之。結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

其德。又結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一慶節卒，子皇僕立。一皇僕卒，子

差弗立。一差弗卒，子毀隄立。一毀隄卒，子公非立。一公非卒，子高圉立。

一高圉卒，子亞圉立。一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一公叔祖類卒，子古公

亶父立。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提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一

結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

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

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

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

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又結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

又提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一 又提。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

伏後西伯受命之君案。

古公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

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一公季修古公遺道，提篤於

行義，諸侯順之。結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一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

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提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

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一結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

一又結太顛、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一又結崇侯

虎、譖西伯於殷紂。伏案。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

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

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說，曰：『此一物足

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

已接武王矣，復
覆說文王一段，
煞是奇特，不可
捉摸。

西伯者崇侯虎也。應前。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一應聖瑞。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一西伯蓋卽位五十年。總敘。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

一結

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

文王緒業。

提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

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

空諸節。齊粟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

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

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

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

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一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

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

乃遵文王。

文提。

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

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

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

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語相表裏。

其三正離湯其王父母弟，謂父母之族。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縶，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之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不問也。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予予一作子。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

陳師牧野。

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

連用六命字當玩。

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一作受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

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卽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

登進名賢之人。

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維維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牧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秦本紀

繆公食馬之報始末

報殺之役始末

霸西戎始末

十五年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

反爲晉軍所圍
未得食馬者之
力也。反生得晉
君，已得食馬者
之報也。二反字
極有力。
先言食善馬者
三百人，後詳敘
食馬之報，用一
初字發之，此先
略後詳之法。

首次晉文公卒，
爲後墨衰經擊
秦張本。

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緡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目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經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

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

兩敗字相顧。

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

兩厚字相應。

引書只用大概。
既敘悔過之事。
又爲君子言以
贊之，此左傳法。

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軍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

三十四年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秦不利，引兵歸。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鄆，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

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

奪其志，疏其間，失其期，鼎足文法。

次六國罪案如
掌與項羽定諸
侯而自立西楚
霸王約文並宥
逸。

勢盡，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結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秦始皇本紀

初併天下始末

焚書始末

胡亥襲位始末

穿治鄴山一段

述過秦論三首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一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二句直貫下。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一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一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一燕王昏亂，

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一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總上。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秦之暴政本此。

雖數語，而簡勁
雄武，有取天下
之氣。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一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

銷以爲鐘，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

此以言語代敘
事又一文法。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兩層。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請字貫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細叙此見始皇之愚。

制曰：『可。』

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祀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未授使者。

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

敘譽葬極其機
巧如目擊然豈
徒侈其盛哉固
以彰其愚亦怪
其無善後策耳

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腐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

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卽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旣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

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太史公鋪敘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義理，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作也。

此論子嬰誼書爲下篇，蓋論秦之君臣異心，子嬰不鑒始皇二世壅蔽之害，孤立無輔，非所以救敗也。首敘以秦之強而禍亂之作，其易如此，蓋由于子嬰之不振云。

此段美秦自來形勢之盛，諸矣。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一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一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

并刀不能攻，通
今失守險阨，遂
令一夫作難而
敗不可救，如此
至是則合二主
而並賁之。
豈勇力三句與
上豈世世二句
遙對。

其救敗非也句，
此篇綱領。

此段承上文推
本其所以亡者，
由於龜蔽。

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一作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

此段承上文雍蔽而以周秦反覆相較辨其安危之相去云。

此段總結前意，社稷安安字與上安危之統安字相應。

此論始皇說書爲上篇蓋論始皇襲先王強大之業，仁義不施，不再傳而亡，非所以守國也。

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一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一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

有字貫下四

句作一句。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與上長短爲偶。

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

與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

上長短爲偶。

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

六國之士以下
三段，是一套事，
爲之謀，通其意，
制其兵，詞意相
應。

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

以弱黔首之民
管到以上愚黔
首以爲固管到
上斬華爲城而
誰何管到上良
將勁弩此古人
文法今人道不
到此

自篇首至此直
敘歷代之興亡
且未著議論

以下五小段長

啓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騫腸繩樞之子，甞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衆，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

短相兼，文勢起伏，五非字，五也字，相次而下，可見古人文法。此段千回百折，反覆詰難，臨後以仁義不施一句結住，所謂古人文字有通篇不見主意而以結句見之者，此篇是也。末句此篇綱領。

此論二世說書爲中篇，蓋論秦民嚮風，望治二世不能正先帝之過，重之以無道，非所以正傾也。

莫不虛心仰上，與下莫不傾心觀政，俱應斐然嚮風句。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鏖於旬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一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

自首至此，泛言天下傾心於秦，而秦務暴虐不行仁義，卒至於傾危云。

此段方著二世言天下引領觀政，易於爲仁，仁字應上後仁義仁字，下文鄉使以下，卽爲仁之易也。

以上十小段，文法變換，使天下以下總承之。

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賈書無守之異四字。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一作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表一作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囿圜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名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

此段言二世不能行仁，重拂天下之心，故卒至於危亡云。

此段總結上意。

此下安危字，直應前安危之本句。

正傾非也，此篇綱領。

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一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項羽本紀 全

不藉年月滾去，尤見筆力。

羽紀中撥入梁事，錯綜而序。

敘羽形驅才氣於此。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提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

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追述。項氏世世為楚將，伏案。封於項，

故姓項氏。一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

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

法，籍大喜。摹寫英雄本色。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一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

請斬獄掾曹咎書，伏案。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一結。項梁殺

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

喪，伏案。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一結。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

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一結。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

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一伏案結。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

敘倉卒起變處
如畫

此伏八千人案，
爲後以八千人
渡江及與亭長
言江東子弟八
千人服本。

漢書召平下無
於是二字。
項羽始事已定
江東而渡江西
故後生出許多
東西字。

「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問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應前。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結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一 總起兵案。廣陵人召平，攙入。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一 聞陳嬰 攙入。已

下東陽，綱使使與連和，俱西。

陳嬰者，日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應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撥入又連。凡六七萬人，軍下邳。一 總上。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提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一 項

以兵屬，亦以兵屬本上不如有所屬來。
紀中凡過處接上文皆用已字提醒。

開陳王定死，與上聞陳王敗走，及未聞所在相應。

太史公敘羽立義帝以後，氣魄一日盛，一日殺義帝以後，氣魄一日衰。一日此是紀中大綱領主意，其開合馳驟處，真有嗚嗚叱咤之風。從民望也，與前楚人憐之至今，語意相顧。

梁已并秦嘉軍，提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粟，項梁使別將朱雞

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

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

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一 撥入。

居鄆人范增，提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

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

「楚雖二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

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

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洽語。立以爲楚

懷王，從民所望也。一 結語。陳嬰爲楚上柱國，接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

救東阿，撥入。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

別敘三日本末
為後張本。

太史公復揭項
梁起東阿數句，
正見項氏輕秦
驕色之故，且為
下文敗軍張本。

項梁事終於此。

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

王。一 項梁已破東阿下軍，提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應渡江

而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

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

不肯發兵助楚。一 伏後不王田榮等案。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

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

略地至讎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一 未了案。項梁起東

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過下複說。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

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

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伏案。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

『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

免死，疾行，則及禍。』了案。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

梁事終於此。

置河北之軍句，
是斷文法又好
更端。

後以魯公葬羽

梁死。一沛公項羽去外黃，接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一章邯已破項梁軍，提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提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一饋東語。楚兵已破於定陶，接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

初，接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應前。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

本此。

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暗指羽，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

敘軍中相與共立情事如掌。

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

敘殺會稽守，殺卿子冠軍，救鉅鹿，破楚軍四段，連用皆字，莫敢字，無不字，而當時勇猛，宛然如見。

三皆屬字聯絡。

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了前案。使桓楚報命於懷王。了桓楚案。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提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餘料事適與欣
之見合故下一
亦字
陳餘書絕佳。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伏陳餘書案。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連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播入人情。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

爲言趙高句省而該。

三用多字，五用吏卒字，轉折有力，不厭其複。

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僂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

阮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陡項

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

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伏案。『沛公欲王關中，

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

軍。』當是時，提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

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略張良是時從沛公，

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俱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

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

先提出二軍所
在下文敘事了
然。

此夜字與後夜
字相顧應且日
字。

連次沛公云爲之奈何而當時危迫之狀可見

所爲謝羽之言
卻好

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鱖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發後案。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詳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詳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應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省因言曰：「沛公不先

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

王許諾。

敘鴻門事，歷歷

如目睹，無毫髮

滲漉，非十分筆

力莫辦。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

攻秦，將軍戰河北，

即所謂河北軍。

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

見將軍於此。

破羽所忌。

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

應前。

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

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

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

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

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

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

畫。紀坐次詳悉如

則字文法自周書來。

敘喻入沛公
桌急狀種種如
掌。

以上已紀坐次，
至此猶不脫西
向立三字，何等
針線。

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冷語著色。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

喻前西向立至
此從良坐羽之
奪氣可見

敘問答雍容。

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忙中冷語。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又提複說。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細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

『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細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一了前案。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提綱。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

項王范增

總

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

摸寫心事

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

也。』故立沛公爲漢王，

目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

連王秦降

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

故爲櫟陽獄掾，

應前

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

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

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

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

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

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

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

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

項羽分王天下，一任愛憎，故太史公連用故字，因字模寫之。太史公序次諸將功與其定封處，是錯綜卻又整齊。

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應前，且伏後畔案。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爲伏後案。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一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

以下連用因字，
寫所以叛立故。

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連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是時，

又提且總。

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

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

以故吳令爲韓
主以距漢，卽封
三秦距漢故智。

子房妙處在并
反書以開使羽
留齊本此。

部字高紀作刼
字，刼字事實，部
字體面。

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結前且伏案。

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一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

絃漢王一家流
離之狀如目見
之。

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細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接起於彭城，總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一提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

太史公于漢則
曰取敖倉粟，曰
就敖倉食，曰兵
盛食多于楚則

曰燒楚積粟，曰絕楚糧食，曰絕曰兵罷食盡，曰兵少食盡，皆紀中關鍵。

敘事之體，有惟書其事跡而人品自見者，紀信是也。

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一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一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

項王燒殺紀信。一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樞公。一漢王之出滎陽，又一提。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

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城，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

連用三不敢字，
模寫威猛如畫。

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椽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一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省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提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

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

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省淮陰侯弗聽。是時

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

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

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

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

「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

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

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一漢果數挑楚軍戰，接楚軍不出。

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

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又

一事凡三見，
甚。

篇中凡八用當
是時，作轉換提
醒，最妙。

提前案。

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一當是時，提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語不了。是時，提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

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一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平，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

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

以下慷慨可悲。

敘事何等節奏！

垓下歌悲壯烏咽與大風各自描寫帝王興衰

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復前說。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

曰八百餘人，曰百餘人，曰二十八騎，曰分其騎爲四隊，與其騎會爲三處，曰復聚，亡其兩騎，曰下馬步行，見羽所從之騎，以漸而少，正足上兵，句曰斬漢一將，曰復斬漢一部，尉殺數十百人，曰殺漢軍數百人，見羽非戰之罪，正足上天之亡我二句，此是關鍵處。

疊用二十二騎字，不覺重複。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離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

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

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終前語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

敘事得人情且
動人。

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

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大照應。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

子。

將無傲有。

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譴

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

大史公字法變

換不一，若此紀

則專用已字，乃

字，則字及亦字，

又字且字，果字。

太史公贊羽亦

重瞳二句，此則

別加他語，以補

書中所闕，所謂

事無重出者，此

也。

興亡二字相應，
三年五年正見
興亡之易俱關
鍵。

過矣，謬哉，相喚
應。

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揚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抑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抑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祖本紀

計六段

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

此殺斬蛇轉筆
法，又是一片境
界。

此言心獨喜從者日益畏之後言心喜沛中子弟多欲附者每段俱有結構

六用恐字，描寫人心危疑意。

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一結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一結上起下。

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

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應前。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覺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應前。故上赤。

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僇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

與諸將約二句，此段領綱。後面吾與諸侯約如約，後天下約，何以得主約，皆應此。

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僥悍，今不可遣。本無今字。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沛公之言即諸老將遣沛公之意。

告諭之語，纔百餘言，而秦弊爲之一洗。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主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

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鴻門會詳項羽本紀，此不載。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怨字直貫至約字爲句。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

於沛公則曰大喜，又益喜於項羽則曰大失望，劉項興亡已決於此，此太史公書法也。

不曰率，而曰願

從不曰擊而曰擊楚之弑義帝者詞嚴義正猶有古風有漢四百餘年天下其宏綱大義昭如日星者端在此舉柴將軍在皇帝後此以上陣法也淮陰侯先合不利以下戰法也曰不利用奇也既卻而左右兵縱此奇正相生也不越六十字而軍法具備。

大風三言氣籠

宇宙張千古帝

王赤幟後之爲

史者但曰還沛

置酒召故人樂

飲極驩足看

他發沛中兒教

義帝發喪

借羽失著以爲兵端

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

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侯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

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歌，酒酣擊筑，歌呼起舞，展轉泣下，縷縷不絕，俯仰具至，直到空縣出獻，已去復留，諸母故人道舊又佳，對父老說，豐恨事又佳，古今文字淋漓盡興，言笑有情，少可及此。

比字省力。

南北軍所係甚重，而二呂將之，故紀中每每提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呂后本紀

誅諸呂始末

孝惠八年，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

先次齊王二弟
在此爲下文告
齊張本。

突然提出絳灌，
爲後兩人謀誅
諸呂張本。
陰知者朱虛陰
知之也。
立者擇立也，與
下文擅廢帝欲
立立字相應，非
齊王欲自立也。

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爲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省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一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

不曰誅諸呂而曰入誅不當爲王者，其意與高祖爲義帝發喪之詔頗同，猶有古辭命氣象。

寫人事情，收拾殆盡。

提此一段，見呂氏盤固。

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故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

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一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一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

運用大臣字，首尾相應。

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

左丞相食其免。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豐子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

入軍門應上兩
不得入句

予卒千餘人，本
以誅產，而曰衛
帝，是未敢訟言
誅之也。

尙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
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
呂祿以爲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
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古袒字。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爲劉
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尙有南軍。
平陽侯聞之，接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
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
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
馳語太尉，太尉尙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乃遣朱虛侯謂曰：『急
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
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遂殺之。郎中
府吏廁中，一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

所患獨呂產結
上兩弗諍句。

此紀于食其爲
相免相復相獨
詳太史公有微
意在。

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一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了前案。

文帝本紀

計九段 論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爾！今已誅諸呂，新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母往，以觀其

始言天下絕望，
天下服其疆，繼
言大臣因天下
之心，總爲下文
四皆字根本。

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遵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

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有氣岸。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寬重。

四用皆字，見人
心歸附之同如
此。

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

連下計字宜字，
見君臣慎重。

前用二馳字，此用卽日夕與二夜字，見文帝應變神速，知大計也。

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旣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嘽志，今縱不

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

代王至渭橋，羣臣固請再拜三讓，而後即天子位。及建太子，亦因有司固請，而後許之。文帝謙讓之意，太史公如此模擬逼真。

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此以德與不德，治與不治爲眼目。

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自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旣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

外人之有非，謂夷狄邊患也。

指言禁誹謗妖言之失。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

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藹然惻恒慈祥
之意溢於言外。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侈，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

詔意卽書詞。

父母應詩詞。

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一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一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一聞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一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一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

德薄不能遠達，即上文不能遠達也，此一篇主意。
中外之國二句，應上四荒之外四句。

遣使者，應上遊，
達諭朕意，應上
諭吾內志。

文帝此詔，非但
了死生之事，而
愛民惻怛之心，
溢乎言外。

可嘉矣，其奚悲
哀乎，
七用無母字，文
法變換奇古。

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

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祖有功二句，一
篇柱子。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

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應

孝景本紀論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一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一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論七國而以一言斷曰：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則其初之過制，與後之

當抑損而不善，具見非後世史筆可及。

詳慎二字關鍵。

古雅可誦。此言王道墜而伯者興，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也。

三代世表

序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

來，乃頗可著。一篇綱領。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頗可著。蓋

其詳哉。一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反應詳字。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

疑則傳疑，不可得而譜。蓋其慎也。一今讀諫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

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申言所以不

可譜。豈虛哉！一於是，以五帝繫諫，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為世

表。

十二諸侯年表

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

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

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

王伯二字，此篇之綱領。

孔子作春秋，而太史公因得之以表十二諸侯本末盛衰之迹。

左丘明以下，皆因孔子而附見者。下文連下，因孔子史記爲不能盡觀春秋上采春秋，刪拾春秋，摺掩春秋，推春秋義等句，皆本孔子次春秋來。虞卿以下，用二亦字，一及字。

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一是以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即春秋也。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

又跟上左氏春秋來。

儒者即上左氏
錄氏孟荀董氏
馳說者即上虞
卿呂不韋碑非
歷數譜牒即上
張蒼之倫此數
句一篇關鍵。
二要字相應。

六國具為秦所
并故以讀秦記
發端。

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六國年表

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

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一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或曰以下，形勢便利之證。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一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

獨有秦記以下終篇，首讀秦記，起下文法後王之語。自秦取天下至篇終，申言以繳一篇之旨。

此篇文字，英發俊偉，于台升晉紀論祖此。

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一秦取天下多暴，繳前秦卒并天下。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繳前秦卒并天下。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繳前秦記可頗采。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合秦與六國言。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之際月表

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以上皆倒文法。五年之間，號令三嬗，音善。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一篇關鍵。一昔虞夏之興，積善累

彼指虞夏湯武，此指秦。

自虞夏至此，言五代之興甚難。

自秦稱帝至此，言漢興之易。

此篇欲述漢事，先以周事發之。

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一 反應數字。

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 應前。 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應前。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

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

同姓九國，卽周親親之義也。異姓功臣，卽周尊勞之義也。
次諸國形勢如掌，千古絕調也。
歐陽公撰五代史職方論本此。

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

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

四海，用承衛天子也。

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怙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一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一篇掉尾。

益損應前過損，
形勢強應前形
勢弱。

高祖功臣侯年表

序

高祖功臣侯年表

爾雅之文。

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文封爵誓之意，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起下文子孫驕溢亡國之意。

今古二字，該貫全篇語脈。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中固根本二句。曰：異哉所聞！舉古概今。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與下無兢兢句相對。

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

二開字相應。
此序關鍵，開闔
極密。

自首至尙矣，原
禮之所由起。
豈人力也哉？有
含蓄，見得全賴
於禮。
緣人情二句，一
篇骨子。
人道至萬民一
段，言禮之爲用
甚廣。

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緼乎？觀
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應察其所封二句。亦當世得失之林也。續上二句。何必
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
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禮書略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
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尙
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
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
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
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

五爲之至物有節文一段正是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處
自仲尼至痛哉一段言禮廢而人道壞重可傷也。

秦有天下，至末言秦皇與高帝皆欲制禮，其如未盡善何哉！

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一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

樂書 略

此書謂功成作樂本于至德故能移風化助政教後世正樂廢而新聲作雖孔子正樂猶莫之化遂陵夷以至於亡秦蓋由治道之虧缺也自高帝始有過沛之章而今上作十九章適因諱讀能通其意然未知其於德何如也太史公雖隱微其詞可概見已。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五句是一篇主意。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一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嚶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

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

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一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儺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此後全用樂記，故不載。

律書 略

此書謂律爲萬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

事根本，而萬事莫重于兵。觀開聲效，勝負與吹律聽聲等句，則兵律之相因可見。此太史公以律名書而乃竟言兵也。

故云至足怪哉。句言兵之應律。兵者至順逆耳。句言兵之不可廢。

豈與二字直貫至等哉句。

夏桀至息也，言窮兵之害以其用之拙而行之逆也。

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一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

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

自高祖至末言
偃兵之效而以
和樂結之其意
深遠矣

太史公不言律
而言兵不言兵
之用而言兵之
偃及言偃兵于
漢文帝尤加詳
焉可謂之制律

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一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卽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

之時而得制律
之首矣

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封禪書 全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一篇帽子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

此書直書其事，而其失自見，有諷意，無貶詞，讀之乃見太史公手筆。
篇端起語二節，一正說一反說，此篇之綱領也，其應皆在後。

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一尚書曰：

書中命字，符瑞字，德字一篇眼目。

書中疊用蓋字，若字，云字，焉字，矣字，皆有意當玩。

此引巡狩以附

會封禪之始。

書中疊用皆字，如字，各字皆省文法也。

此引禮祥以附會符瑞之始。

始未嘗二句與功臣表始未嘗

『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一禹遵之。一節。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一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一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一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雖，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一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一結。周官曰：『冬日

不欲固其根本
二句文法同。
此書雖主封禪
其間兼言事神
等事，故又以始
未嘗二語關綴
之，而歷代事神
之盛衰，皆包括
其中。
此引言作境時
之始。

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尙矣。

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維維，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祀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一云。一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酈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酈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酈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

帝，諸神祠皆聚云。』幻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一作酈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幻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鷄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一作酈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酈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一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一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幻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以下俱幻不經見。『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泰山傍。七十

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

無懷氏至周成
王十二君應篇
首自古受命帝
句。王易嘗不封禪

管仲之言是謂
無其應而事焉
不可也，反應篇
首無其應而用
事句。

亭亭，山名。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應首句。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終夢中語。繆

公立三十九年而卒。一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

此所謂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不暇給也。

此言方怪之始，爲武帝祀靈張本。

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作書。「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一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一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幻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一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以災爲幻。故作畦畦櫟陽，而祀白帝。一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以鼎證封禪。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一伏後案。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

篇中凡言符瑞如黃龍寶鼎之類，應篇首未有諸符瑞而不臻泰山句。此爲武帝改正朔張本。

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卽帝位三年，時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苴，稽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緇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雲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緇，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

據後武帝至梁
父禮祠地主之
句此則八神名
俱當在主字爲
句舊以主字屬
下句者非也。

三段俱以自及
二字相呼應。
此爲武帝求神
僊服本。

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
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一作下
下。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
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
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祀之
萊山，皆在齊北，竝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作斗入海，最居齊東
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琊，琅琊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
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
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
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
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

太史公論神仙
壽祀迂誕之說
極意裝點，皆寓
譏武帝且明其
不然也。

以上歷敘巡察
巫咸郊時方怪
九鼎方士神仙
皆爲漢武事張
本。

也。一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雪。幻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幻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應患且至。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應風引去。曰：『未能至，應莫能至。望見之焉。』應望之。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一 應甘心。

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

此豈所謂句，應
篇首蓋有無其
應句。

又以自及二字
相呼應。
敘得錯綜。

皇封禪之後十三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

天下叛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

德而用事者邪？一昔三代之君，總敘收拾。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

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

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總結作過。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

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

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穀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

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

凍，冬賽禱祀，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

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

山。一本山下有也字。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

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鴻冢，岐吳

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灞產長水，澧、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嶠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迷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澧、澇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語寄，龍轅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

武一律，子長之意微矣。

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伏後。卽有蓄祥，輒祝祠移過於下。

以高祖比武王，則有天下而德未洽者也。

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幻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灊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

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應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爨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郤，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

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應前。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

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尙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

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灃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剋與剋同。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幻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幻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應前。

以漢文帝比周成王，則賅符瑞而德亦洽矣。然猶不至泰山何也？蓋曰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洽而日不暇給乎？提起漢武許多事在此數句。

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

一 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

篇中冒頭。

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

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一 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畚，後常三歲一郊。

武帝封禪事神等事，蓋睹符瑞見而臻泰山，祇肅而過者也。

一是時提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蹠音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幻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一是時提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幻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幻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

至漢武始以封禪爲不死之術。

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作臣。棗大如瓜，幻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

與前周人言方怪相應。

多更來言神事矣。結

此三段敘事各結令太祝祠官句伸縮倒換妙甚。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臯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澤山君地長

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秦一壇旁。一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幻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與管仲言麒麟來暗應。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

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一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

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

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一應其明年，齊

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漢書作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

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幻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

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

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幻

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

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
幻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

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即今之巫言。神

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

泉。病良已，大赦，置酒。武紀無酒字爲當。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泰一，其佐

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幻時去時來，

來則風肅然，形容最得。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倒句。天子祓，然後入，

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

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

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

武紀作所欲者
言行下，謂神所
欲言上輒爲下
之。

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鬻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雒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與始皇始巡郡縣句相應。浸尋於泰山矣。封禪張本。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

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僂人可致也。』關武帝所好處。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

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作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

有一一作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

人尙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勳人主處。鬪

棊，棊自相觸擊。幻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

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

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

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陸，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

以下儘力描寫。

因大言當有親屬，遂以衛長公主妻之。

地土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幄作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動人主處。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未了。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腕。與秦時燕齊海上方士相應。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詰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雕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

中山，曠曠有黃雲蓋焉。幻有廕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希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享鬻，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應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鼂鼎及鼂，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應黃雲蓋。蓋若獸爲符，應巖過。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不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一入海求蓬萊者，接上海求師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一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

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一作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

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
臯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
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
胡髯，下迎黃帝。幻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
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
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
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
東使候神於太室。

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
祠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
八通鬼道，泰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
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醢食，羣臣從者及北

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泊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幻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幻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一而五利將軍使，接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母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相應曰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

非有求二句，即五利所以語帝者。

候神河南，接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幻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一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一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

自得寶鼎，

又起。

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

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

伏後。

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

幻。

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

與始皇

細儒生博士相應。

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

歲云，

幻。

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

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一上遂

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
又結。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

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幻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幻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應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與管仲言一茅三脊相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咒牛犀

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興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

應前。

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

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

與始皇遇三翼神山相應。

冀遇蓬萊

焉。

一 又結。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

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

武帝封泰山專
從子侯而侯則
死矣，故特著之。

見神仙不足恃也。

封元年。一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侯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一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一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幻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幻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一是時，旣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甄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一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

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莖字疑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幻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一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幻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一與高帝祠靈相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灣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

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連後事敘之。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一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又精。然益遣，冀遇之。一十一月乙酉，柏梁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幻明廷，甘

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一夏，漢改曆，與秦改曆朔相應。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一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一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武紀作五帝用駒爲當。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一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又結。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幻以候

神人於執期，命曰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歧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闕，石闕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闕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

今天子所興祠，

總結。

太一后土，

與前總結始皇事相應。

三年親郊祠，建漢

總括武帝封禪事，神求仙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睹矣，蓋統其詞以譏之也。

諸字是統括字，舉明年凡山以統其餘也，明年即前命曰明年者。

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一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

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脈貫串如一句總屬一幻字。

贊語又總括一篇之意。

此書初言夏出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以見歷代水利之由。

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應篇首後稍怠慢句。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一句結束甚妙。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河渠書全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分也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

舊以會於楚爲句不可解，觀下文於吳於齊於蜀句則會字疑屬文上，而于楚自爲句爲當。

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旣疏，九澤旣灑，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利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漑，百姓饗其利。至所于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利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利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害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蓄，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利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

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菱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害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襃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襃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襃，襃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襃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襃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害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

此限字正與上文砥柱之限限字同，言無所阻隔也。

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
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
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書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
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
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
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書以故
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榵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
歌雅。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
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拂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
流蛟龍騁矣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
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

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迥兮浚流難。拳長菱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榘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應前禹抑洪水。而梁楚之地復寧。應前梁楚之地尤甚。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書中歷敘河溢，河決河徙皆害也。溉田灌田通漕皆利也。故太史公結之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斯言括盡一書矣。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此篇敘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前生後爲之，血脈初用焉字，猶爲疑辭，後多用矣字，遂爲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爲諸結語之綱，要後太史公曰：物盛則衰等語，蓋所以提挈此意于終，而通繳之也。

附此二段卻有烟波。

漢興，首提。

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

起便奇崛。

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

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

馬。

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

錢重，錢難用，更令民鑄錢，

爲後禁民鑄錢張本。

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法而不

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

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

賈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爲後重

買張本。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

仕宦爲吏。

爲後用買爲吏張本。

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

稅之入，賦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

之經費，

爲後廣漕興利張本。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一至

孝文時，莢錢益多輕，錢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

爲後嚴禁錢而用酷吏張本。

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

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此句結前事。而鑄錢之

禁生焉。

此句起武帝嚴禁錢。

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

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

賣爵。

爵得至大庶長。一孝景時，

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

以除罪。

贖罪。

益造苑馬。

馬。

以廣用。

此句結前事。

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

一 此句起武帝修宮室。 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

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

盛。

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

錢累巨萬。

盛。

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

陳陳相因。

盛。

充溢露積於外，至

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

馬。

阡陌之間成羣。

盛。

而乘字牝者，擯而不

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

愛而重犯法。

爲後興利而犯者業張本。

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一當是之時，網疏

而民富。

法。

役財驕溢。

衰之兆。

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

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

結上生。

將言武帝之耗財，必先言其富溢，以爲起端。後之衰皆反此轉應。

此後言武帝之失者一征伐一巡遊轉運一興利一鬻爵拜官而廢選一嚴刑酷誅大端不過五者文字錯綜曰江淮蕭然煩費曰巴蜀罷焉曰燕齊靡然發動曰天下苦其勞皆相顧爲文。文法不整而整此後興利之謀凡十九變而太史公摹寫極工書中連曰數萬人曰十萬餘人曰二十餘萬人曰六十萬人又連曰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曰五十萬金曰費各巨萬十數曰凡

下。固其變也。一篇關鍵。

自是之後，第二變。嚴助朱買臣等，耗之始。招來東甌，用兵。事兩越，殺兵事

錯落。

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

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

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玩弊以

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以下數句一篇綱領，後皆有應。入物者補官，賣爵。出貨者除

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一篇

後三人言利服本。其後第二變。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用兵。及車騎將軍衛青，

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

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

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價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

百餘巨萬，曰以巨萬計，曰以億計，曰不可勝數之類，皆以著其勞民傷財之實也。

書中書仰給縣官者五，仰給大農者四，形容武帝所以厚斂之故。

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應入物補官。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一其後四年，第三變。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用兵。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一轉有力。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一於是第四變。大農陳久也。藏錢經耗，賦稅旣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蹠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賣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綱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日官首

張湯等治獄之慘，亦從賣爵太濫來，故入平準書此太史公見得透徹處。

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

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應武力進用。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應選舉陵遲。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一起後吏道益雜，多賈人語。自第五變，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法應法嚴令具。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爲後夏蘭等出而顛異誅，及張湯死張本。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自上文發下，以足上未明之意。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

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一應廉恥相冒。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用兵。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第六變之因。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一初先是往十餘歲，合敘。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

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河費。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

汾河渠以爲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

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碁，功未就，費

亦各巨萬十數。一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

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

乃損膳，第七變。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一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

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賑荒。猶不足，又募豪

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

望，衰之極。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結上生下。而富商大賈，或

蹠停也。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蓄也。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

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暗伏卜式案。黎民重困。一於是第八變。天子與

三言作者數萬人而以各歷二三碁而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總之辭煩不殺，森然有法。

此則國貧而買富。

此見國家耗費。

本輕末重，暗應
前高帝逐末一
段。

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_{晉安}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禁愈嚴而下益
犯，利臣之所由
興，而酷吏之由
用也。

用東郭咸陽等
三語所以推兼
并浮淫而奪其
利。

太史公真以酷
利二事相成故
其錯綜之妙如
此著意。

於是第九變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

用事侍中，綱咸陽，日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

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

秋毫矣。一 應前興利之臣起後繕錢等事。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反應爲吏長子孫。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應官職耗廢。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

不欲者出馬，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一其明年，大將軍

驃騎大出擊胡，用兵。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

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一 應前經賦備

不足奉戰士。有司言：第十變。『三銖錢輕，鐵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

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一 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

天地之藏也，鐵鹽。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

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

利細民，其沮事之議，

應前沮詳。

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

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

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

應前興利等語。

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

選，而多賈人矣。」

一 應選舉陵選。

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

第十一變。

郡國頗被畜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

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

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

算緡。

請算如故。諸賈人末

作貫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

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

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

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

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

應法嚴合具。

入卜式一段，見當時承上意旨，勢不可挽處，故極意描畫如此。

天子乃思

突然接入卜式。

卜式之言，

綱

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

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

目河南人也，

以田畜爲事，

卜式傳。親

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

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

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

反應前

富商大賈不佐國家之急。

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

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

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

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

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

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

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

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

承上文卜式而
遂及孔僅弘羊
可見卜式亦動
上興利之心者
故太史公並列
之耳

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突接。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第十二變。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前應興利臣，後起平準事。始令吏得入穀補官，賣爵。郎至六百石。一自造白金五銖錢。文起話頭。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

錢死者數十萬人。至此始以刑法合食貨。

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應前鑄金錢之禁生焉，起後用酷吏之由。犯者衆，吏不能

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

吏者。一 東漢書作利。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第十三變。減宣、杜周等爲

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

矣。一 承上生下。而大農顏異誅。細初異爲濟南亭長，日以廉直，稍遷至九

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

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

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

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之後，有

腹誅之法。應前沮誅之獄成。以此，法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一 應廉恥相冒。天

此一段摹寫酷吏興利，轉展相成，曲盡變化，博士循行郡國，由犯鑄金錢故入平準書。

子接前。既下緡錢令，提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

緡錢縱矣。

一 應法嚴令具使告也。

郡國多姦鑄錢，

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

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一是歲也，張湯死洽語。而民不思。

一刺其後二歲，赤側錢賤，錢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

鑄錢，第十四變。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

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

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

卜式相齊，

接前。

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

治之。獄少反者，法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

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

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

此則賈貧而國
富。

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一 上結興利之功，下起宮室巡遊之事。益廣關，置左右輔。一

關法。

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

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

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

子感之，乃作柏梁臺。宮室。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一 應宮室列觀與馬

益修。

乃分緡錢諸官。第十五變。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

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

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一 所忠言

人姓名。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第

十六變。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一 申結選舉陵迎。

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

曰：賑荒。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

欲敘其興利，必
於其耗費不經
處種種著冷語。

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一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巡行。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一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

其明年，南越反，用兵。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一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

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

第十七變。

令申結政嚴令具。

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

吏，以差出牝馬，

馬

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一齊相卜式上書曰：

『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

『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

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

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刺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

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

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

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

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

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

既侯卜式而天下莫應則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亦其衰也。

不敢言擅賦法，
以詔誤取悅，以
二守不辦自殺
之故。

至此始有平準
字。

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一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儼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第丁八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一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歸結處。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一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

萬石。申言興利之功。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

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

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末句借以斷興利之臣之罪。

此數語一篇命題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又爲此數語之要。

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觀其上述三代，中列管季，下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

及嬴秦次及漢
事文理相續可
概見已不然則
此書首云漢興
接秦之弊似無
原由其贊不敘
漢事似欠結束
至於烹弘羊天
乃雨蓋未了之
詞後人遂截首
一段移爲書末
之贊誤矣此柯
希齋之論足破
千古疑也。

此段全用左傳
語但增點數字
而文字便覺舒
徐。

此篇連用數字

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二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吳太伯世家

季札五使諸侯始末

王餘祭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

也字乎字而字
參差有法。

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
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
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
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鄧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
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
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
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
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與前觀樂字相照應。

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箚，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一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一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一本無子字。子未有患也。』一自衛如晉，將舍於宿，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一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一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齊太公世家

桓公稱霸始末

公子爭立始末

崔杼弑君始末

論

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

數語甚警健，誤
字妙。

也。管仲召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

修齊國政句，一篇綱領

此下數事皆伯者本色

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地名。而脫桎梏，齋被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二年，伐滅郟，郟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郟，郟無禮，故伐之。一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此伯者假信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一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一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爲卿，伏後伐陳案讓，於是以爲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一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

曰皆悅，曰皆信，
曰皆從，曰始伯，
皆篇中關鍵。

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一二十七年，魯潛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潛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一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邱而立衛君。一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一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此伯者假義。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

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於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一是歲，晉殺太子申生。

伏後救亂案。

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邱，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邱，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一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悼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一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

總敘桓公伯業甚有力。

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一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爲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一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一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一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

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一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

總敘其生之自。

桓公四十三年，接上。

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

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綱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

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

一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目以爲太子。一伏後案。雍，人名。有寵

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

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

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

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

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

次五公子爭立，
本末如畫。

以下許多立字，
皆本求立爭立

來。
總敘其立之次。

既總敘于前，而復分敘于後，首尾相應，亦一變體也。齊悼惠王世家，分敘七王之立，亦用此法，或以爲重複者，謬矣。

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一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應前。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應前。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一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

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客。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

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倒分敘。其母曰葛嬴。一

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

年，翟侵齊。晉文公卒。客。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

公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

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

弱，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倒分韻。其母曰密姬。一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倒分韻。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

莊公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筮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崔杼間，公以報怨。間隙。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

始皇本紀敘聞
樂弑二世亦三
用不許字。

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

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嫫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一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對之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衆。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燕世家

燕噲屬國子之始末 謹

一說而大信，再說而屬國，三說而顧爲之臣，當作三段看。毛壽或人皆代所使者，觀上文聽其所使，句自見。

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王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一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一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

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一三年，國大亂，百姓恟恐。

詞簡潔而意委婉。

烈卽指仁應首句。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一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一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衛康叔世家

惠公讒殺太子伋

宣公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卽齊女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

上既云齊女生子壽子朔矣，而此復提出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者，正見子壽之代死爲繼也，其事類申生而子壽又過之矣，可涕。

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並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

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

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爲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卽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邱，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

既敘立文公矣，復以初字喚起，複說所以不得立太子伋與代死者之後，而立其同母弟以及於文公之故，反覆詳密，總是傷太子伋之不得其死耳。

此段總狀襄公之愚而自用處。

目夷知禍於盟會，子魚知禍於伐鄭，二子其蚤見哉！故連下四禍字爲眼目。

未濟，已濟，未陳，已陳，陳成是點綴語。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宋微子世家

襄公敗泓始末 樊噲退舍一段 論

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目夷曰：『福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

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卽奴事之爾，又何戰爲？』

景公有三善言
三天爲徒，況君
行善道者乎

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太史公作宋世家而首敘三仁，所以宗孔子，故贊首亦明言之。君子多宋襄於泓之敗，乃傷中國闕禮義，故多而褒之也。且以其能讓庶兄目夷爲嗣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精華卷一終